

一个人住以后才知道的事儿

我是从大学毕业后，一个人租住了一个一居室，才深刻体会到物质守恒定律的。比如，进门地上掉的那根头发，如果不捡，一星期后，它还在那里；而门口堆的快递包装盒，如果不扔，双11后，它就会越来越多。而以前在家时，地上的头发会自动消失，快递也会自动归位，尽管我知道那是妈妈勤劳的双手造就，但终究没有现实的教育来得直接。很多事情，是一个人住后才知道的。

一个人住，你需要安排好自己“不在家”的时间，因为这涉及你的日常刚需。

在没有快递柜的时代，你得在家收快递，要和快递小哥不断撕扯收货时间——这某种程度上比约会时间还要精确，毕竟男朋友可以等你一个小时，快递小哥不会；要不就放宽心，让快递由门口地垫“签收”。但有一次，硕大一个纸箱子摆在门口，一块轻薄的地垫被贴心地盖在上面，我家地垫真的没有隐身功能；还有一次，快递小哥打电话给我：“我给你放门口了啊，你早点回来拿，包装上写着‘奢侈品’！”声音洪亮，整个楼的住户估计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你得在家照顾家里的其他生物。养猫养狗的人应该深有感触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没有养动物，但还是养了几盆绿植。某年过年回老家，休了年假，又连着出差，等回到我的一居室，几盆种在土里的植物都濒临死亡，水培的绿萝尽管瓶里水位下降了一半，但仍迎风摇曳。我改变不了外部环境，于是我改变内部选择——以后只养水培植物。

一个人住，你需要在“个人即全家”的既定事实下，安排好自己的生活。

比如吃饭，在外卖还不普及的时代，当我吃遍了附近大卖场所有口味的速冻水饺和速冻馄饨后，我终于学会了做饭，同时学会了吃剩菜。按照我妈的谆谆教诲，人每天要吃多种营养的食物，可种类一多，做饭麻烦不说，量也上去了。冰箱里过夜的营养丰富的菜还会有营养？这个疑惑简直和“被门夹过的核桃还能补脑吗”一样困扰我。现在，我对每种食物的保鲜期了如指掌，也能

在半个小时内做出两菜一汤。

再比如，收拾屋子。一个人住很容易犯懒，当失去了外部的评价体系，自律成为唯一的约束——而且，没人帮你。当“物质守恒定律”一次又一次发挥它强大的视觉冲击后，我给自己定了规矩，凡是能在5分钟内做完的事情，立刻完成，一刻也不要拖，拆快递、扔垃圾、擦桌子、收拾书柜，都随手解决，我的拖延症就是这么治好的。

看到这里，可千万别认为一个人住很可怜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。

一个人住，会很自由。在家时，几点吃饭、几点洗澡、几点睡觉，妈妈都给我安排得明明白白，当然不仅是我，我爸也是；在大学宿舍时，四人一间，总归要考虑到室友，超过熄灯时间，看电影必须戴耳机，还得遮挡电脑屏幕免得太亮。现在好了，只要不是午夜蹦迪扰民，我想几点做什么都行。在一个深秋的晚上，我突然起了兴致，泡了一壶茶，在花瓶里插上一枝地铁站口买的绣球花，又点上了一炷香，开始给我两个书架的书做目录，一直到午夜时分。

一个人住，会很轻松。一回到家，关上门，就可以彻底放飞自我，不用再说话，不用再伪装。心情不好直管倒头就睡，而不必担心身边人的担心；遇到喜事直管咧嘴傻笑，也不用躲藏八卦朋友的八卦。周末不出门，两天不和人说话，社交能力都会退化，感觉出门都像一场冒险。

当然了，一个人住最大的问题就是寂寞。从生物学上说，人类是群居动物；从社会学上说，大龄单身女性已成社会难题；从心理学上说，人终归需要慰藉。工作了一天，回到家，只有我和影儿两个，要说寂寞，那是假的，谁都希望有一个人能等自己回家——如果恰好是你爱的那个。

但是，独居未尝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与人同住。海伦·格莉·布朗在其1962年的著名畅销书《单身女孩》中说，独居生活的好处实在太多，可以培养自我、供给心灵、熬夜工作。她认为，年轻女性别急着结婚，应该好好享受她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，这样才能为良好的婚姻打好基础，并且万一落单后也能重返从前的生活方式。

是的，独居并不意味着你是形单影只，只不过是有一天中拥有某个独处的时刻和空间。据说很多已婚人士在一天忙碌工作后开车回到家，喜欢在熄火后，一个人在车里坐一会，什么都不干，就是默默地，一个人。还有一次，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说，情侣之间的最佳距离是室友，或者住同一个楼，能够“随叫随到”，又能有独立空间——这条朋友圈点赞人数甚多。

人的出生标志是与母体的物理分离，而和母亲的精神连接则刚刚开始。一个人住，把时间和空间空出来，或许能更好地认识自己，也能更好地接纳他人。

(白简简)

力量

女儿不喜欢缝纫。那天，把家政老师指定的作业带回家，一边不情不愿地缝着，一边嘟嘟囔囔地埋怨。结果呢，缝好的那方手帕，缝工惊人地拙劣，手帕边缘针脚长短不齐，粗线细线胡乱纠缠；绣成的花卉，大大一团，远看似雾，近观像球，沉重呆滞，灵气全无。

几个月后，大姨送美国歌坛巨星麦克·杰克逊的传记给她作为生日礼物，她爱入心坎，站着读、坐着读、躺着读；书的一角，由于接触频繁而微微地卷了起来，她

心痛之余，决定亲自动手为这部书做一个布质封套。

买了粗针细针、五彩绒线、麻质白布，兴致勃勃地“大兴土木”。

以铅笔在麻质白布上画了草图，她心无旁骛地缝了起来。

母女共处一室，我看书、她缝织，偶尔偷眼觑她，总见她嘴角含笑，一副兴味盎然的样子。针线起起落落，轮廓起初模糊可见，渐渐地，愈来愈清晰、愈来愈鲜明；她脸上的笑意，快活地荡来荡去。

若干日后，完工。拿给我看，惊艳。

几个五彩缤纷的英文字母，绣得结实实，封套的边缘，针脚密密齐齐；封套上的人物肖像，虽然貌不似神不像，却也活灵活现。拿这封套和先前她缝的那条手帕相比，有云泥之别。

啊，只要心中有爱，便能衍化出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力量。

(尤今)

